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三

唐

僖宗皇帝

己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  
廣南

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

彥

徐州人。

畢師鐸

宛句人。

李罕之

項城人。

等巢遂趣廣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  
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爲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

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

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

以拒黃

巢

係晨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家世良將故奏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

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

率府率

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

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

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

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高駢奏請遣兵馬使

張璘將兵五千于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

循潮二州邀遮百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巢必

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州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大庾嶺即梅嶺注見前梧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是

昭州亦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是永州唐置今湖南永州府是餘注並見前

黃巢張狼野心難馴其表請廣州並非誠于歸順特以甫經敗衄聊藉此息肩且窺朝廷舉動耳榜之理勢俱無可尤從彼斤斤於市廛寶貨者既昧事體重輕而思以率府告身相餌尤為開於料敵又廣南既陷猶不肯從高駢大庾趣擊之謀養癰貽患益日深一日矣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

字上珪平

州盧為鎮海節度使綱目于是條提綱高駢為淮南節度使下不書周寶為鎮海節度使而書

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又高駢傳駢自西川徙荆南再授鎮

海是安潛之領西川在高駢徙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

提綱所書似安潛于是年始受西川之命與本傳不符今

依通鑑書周寶為鎮海不書安潛為西川再考通鑑是年

三月有記安潛置黃頭軍事綱目移載于此今補注于後

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條目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尙讓徧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

州充

人作亂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

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

敢出巢攻陷之係奔遣尙讓進徧江陵眾號五十萬江

巨容廣外之寄賊方賊  
竄有會可聚正當悉銳窮  
追以靖伏莽乃怨誅國家  
負人欲留賊以圖富貴全  
最既統舟師渡江聞除書  
而遽返致賊氛復熾江東  
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  
所以致此者豈非僖宗全  
能振飭紀綱國政日壞而  
尚事務遊嬉其獲罪祖宗  
戰之二人爲尤甚也

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  
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宏尋寇宋克  
遂掠申光詔諸  
道兵討之  
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荆門注見前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最合兵屯荆  
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最逆戰陽敗以誘  
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  
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  
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眾乃止  
全最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  
州掠饒今饒州府信今廣信府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爲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致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

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改楊子院爲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寒獨富戶商賈

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

安潛先為忠武節度使。

田令孜為其兄陳敬

瑄。

令孜本姓陳氏。冒宦者姓。為田敬瑄素微賤。為餅師。

求兵馬使。不得。既而安潛

代高駢鎮蜀。

蜀兵怯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

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九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彊。敬瑄因緣令孜

得隸神策。

累遷大將軍。

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

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勛。羅元杲。鎮三

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

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勛鎮興元。

以鄭從讜。

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

為河東節度使。

名士虛聲相尚未必盡於  
實用有裨聚集雖多亦何  
足異況募庸得人極盛亦  
不過如祿小秦梁之且時  
人乃曰之爲小朝廷唐末  
人心幻妄不知明別曲舉  
於此可以

河東軍屢亂。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平康。是年正月。復亂。殺節度使康傳圭。兵益驕。

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從龜。字子良。崇魯。字子文。皆

政會七世孫。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

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畧。本心非欲爲亂。乃獨推首亂者。

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駉爲諸道行營都統。駉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

盧攜奏以駉爲都統。駉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

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

駉。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

啟陳常爲所阻。

夏五月。以李順融爲樞密使。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

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

璘且致書請降于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

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

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

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兩州。尋復陷

宣州。

注見前。

遣宗正少卿李迺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

事具前。

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潛

表以崔澹之議爲是。

澹以和親不可許。亦具前。

上命宰相議之。盧攜

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

中和初南詔上表款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

唐縣今屬泗州六合即古堂邑隋置縣今屬江寧府

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于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

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

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

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

駢自復安南鎮成都移節淮浙所向有功其鋒頗銳至是乃畏賊如虎則以始乘激發之氣向足有為逮其怙功反覆私意備於中

是以一跌不振如明季左良玉始為流賊所逼未幾而日就沮喪首鼠難文識者觀將材可以知世運矣

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

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巢眾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最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斬獲以

眾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最悉眾渡淮

李可舉

幽州節度使

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

蔚朔節度使

討李國昌

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反

劉友益曰達靼始見此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

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文集

可舉遣兵邀之于藥兒嶺

胡三省注在雄武軍西雄武軍注見前

大破之

殺萬三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琢及赫連鐸進攻

蔚州李國昌戰敗部眾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

靼

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

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軻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黃巢旣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申州。入潁。宋徐克之境。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

胡三省注。言己欲問罪于朝廷。與衆人無預也。

京師聞之大恐。盧攜稱疾

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

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秦宗權

上蔡人。

爲蔡州刺史。

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

州亂。大將周岌逐能而殺之。

時詔諸道發兵屯激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能慰撫

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激水。聞之遽還。襲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

激水。注見前。自稱留

後。宗權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卽表宗權爲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  
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  
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  
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  
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  
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  
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  
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  
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  
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  
自關左禁院。卽禁峪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入夾攻潼

賊氛方熾撲之猶恐不熾  
緩之益致蔓延豆盧瑑之  
謀卽行亦無異揚湯止沸  
況巢之兇猾更升爵位可  
以羈縻廣南覆轍尙不足  
欺乎盧攜沮止之未爲無  
見始旣不用其言後乃從  
而歸罪於其辜不特無  
以慰謀國之忱亦徒貽賊  
人之笑耳

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  
之。

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  
討之盧攜以爲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

字昭文京兆人裴澈

休從子

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于攜貶爲貨  
客分司而薦徽澈爲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

長慶初李寰以博野兵三千歸京師留戍鳳翔名博野軍

援兵至渭橋見

新軍田令孜所募

衣裘新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

安旣入城令攷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

穆澤壽四王

壽王卽昭宗餘無考

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

知哺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于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尙讓

爲太尉命朱溫屯東渭橋

溫。碭山人。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

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

汝曹善遇之。胡三省曰。朱溫始此。

豆盧瑑崔沆于

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

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並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

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

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

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

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

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